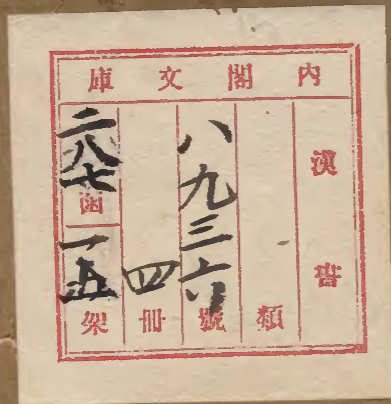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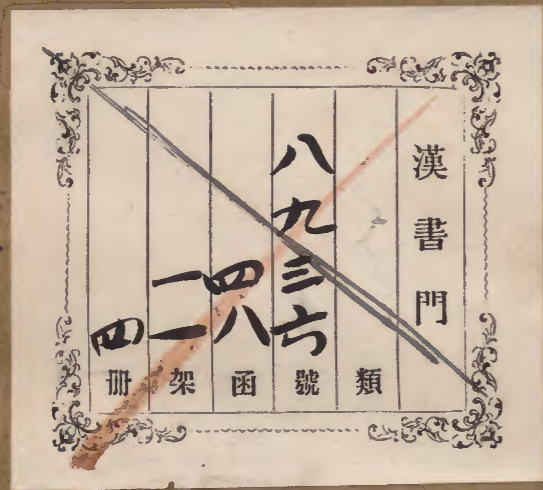


晏子春秋

下本

三



內閣文庫	
番號	漢 8936
冊數	4 (3)
函號	287 84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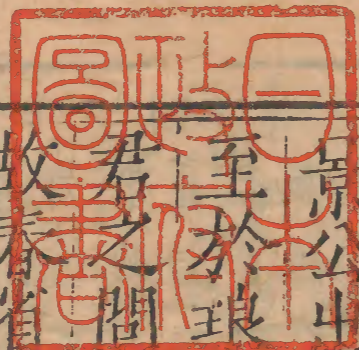


晏子春秋內篇下

問下第四

漢書文庫

景公出游問於晏子曰吾欲觀於轉附朝舞尊海而南
 至於琅琊寡人何修則夫先王之遊晏子再拜曰善哉
 君之問也聞天子之諸侯為巡狩諸侯之天子為述職
 故春省耕而補不足者謂之游秋省實而助不給者謂
 之豫夏諺曰吾君不遊我曷以休吾君不豫我曷以助
 遊一豫為諸侯度今君之游不然師行而糧食貧若
 不補勞者不息夫從南歷時而不反謂之流從下而不
 反謂之連從獸而不歸謂之荒從樂而不歸謂之亡古



者聖王無流連之遊荒亡之行公曰善命吏計公掌之粟藉長幼貧氓之數吏所委發廩出粟以予貧民者三年鍾公所身見癯老者七十人振贍之然後歸也

景公問於晏子曰昔吾先君桓公善飲酒窮樂食味方丈好色無別辟若此何以能率諸侯以朝天子乎晏子對曰昔吾先君桓公變俗以政下賢以身管仲君之賊者也知其能足以安國濟功故迎之于魯郊自御禮之於廟異日君過于康莊聞甯戚歌止車而聽之則賢人之風也舉以為大田先君見賢不留使能不怠是以內政則民懷之征伐則諸侯畏之今君聞先君之過而不能明其大節桓公之霸也君奚疑焉

景公問晏子曰昔吾先君桓公從車三百乘九合諸侯一匡天下今吾從車千乘可以逮先君桓公之後乎晏子對曰桓公從車三百乘九合諸侯一匡天下者左有鮑叔右有仲父今君左為倡右為優讒人在前諛人在後又焉可逮桓公之後者乎

景公問晏子廉政而長久其行何也晏子對曰其行水也美哉水平清清其濁不無雩途其清無不灑除是以長久也公曰廉政而邀亡其行何也對曰其行石也堅哉石乎落落視之則堅循之則堅內外皆堅無以為久

是以遯亡也

景公問晏子曰請問為臣之道晏子對曰見善必通不私其利慶善而不有其名稱身居位不為苟進稱事授祿不為苟得體貴側賤不逆其倫居賢不肖不亂其序肥利之地不為私邑賢質之士不為私臣君用其所言民得其所利而不伐其功此臣之道也

景公問晏子曰人性有賢不肖可學乎晏子對曰詩云高山仰止景行行止之者其人也故諸侯並立善而不怠者為長列士竝學終善者為師

景公問晏子曰富民安衆難乎晏子對曰易節欲則民富中聽則民安行此兩者而已矣

景公問晏子曰國如何則可謂安矣晏子對曰下無諱言官無怨治通人不華窮民不怨喜樂無羨賞忿怒無羨刑上有禮於士下有恩于民地博不兼小兵強不劫弱百姓內安其政外歸其義可謂安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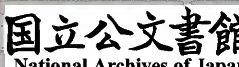
景公問晏子曰當今之時諸侯孰危晏子對曰莒其先亡乎公曰何故對曰地侵於齊貨謁于晉是以亡也晏子聘於吳吳王曰子大夫以君命辱在弊邑之地施貺寡人寡人受貺矣願有私問焉晏子巡遁而對曰嬰北方之賤臣也得奉君命以趨於末朝恐辭令不審譏

於下吏懼不知所以對者吳王曰寡人聞夫子久矣今
乃得見願終其問晏子避席對曰敬受命矣吳王曰國
如何則可處如何則可去也晏子對曰嬰聞之親疏得
處其倫大臣得盡其忠民無怨治國無虐刑則可處矣
是以君子懷不逆之君居治國之位親疏不得居其倫
大臣不得盡其忠民多怨治國有虐刑則可去矣是以
君子不懷暴君之祿不處亂國之位晏子聘于吳吳王
問君子之行何如
晏子對曰君順懷之政治歸之不懷暴君之祿不居亂
國之位君子見兆則退不與亂國俱滅不與暴君偕亡
晏子聘於吳吳王曰敢問長保威強勿失之道若何晏
子對曰先民而後身先施而後誅強不暴弱貴不凌賤

富不做貧百姓並進有司不侵民和政平不以威強退
人之君不以衆強兼人之地其用瀟爲時禁暴故世不
逆其志其用兵爲衆屏患故民不疾其勞此長保威強
勿失之道也失此者危矣吳王忿然作色不說晏子曰
寡君之事畢矣嬰無斧鑕之罪請辭而行遂不復見
晏子使魯見昭公昭公說曰天下以子大夫語寡人者
衆矣今得見而羨乎所聞請私而無爲罪寡人聞大國
之君蓋回曲之君也曷爲以子大夫之行事回曲之君
乎晏子遂循對曰嬰不肖嬰之族又不若嬰待嬰而祀
先者五百家故嬰不敢擇君晏子出昭公語人曰晏子

仁人也反亡君安危國而不私利焉修崔杼之尸滅賊
亂之徒不獲名焉使齊外無諸侯之憂內無國家之患
不伐功焉鍤然不滿退託於族晏子可謂仁人矣使吳
吳王曰寡人得寄僻陋蠻夷之鄉希見教君子之行請
私而無為罪晏子蹇然辟位吳王曰吾聞齊君蓋賊以
侵野以暴吾子容焉何甚也晏子遵而對曰吾聞之微
事不通羸事不能者必勞大事不得小事不為者必貧
大者不能致人小者不能至人之門者必因此臣之所
以仕也如臣者豈能以道食人者哉晏子出王笑曰嗟
乎今日吾譏晏子訾猶保而高概者也○仲尼曰靈公
汗晏子事之以整齊莊公也相三君而善不通下晏子細
人也晏子聞之見仲尼曰嬰聞君子有譏於嬰是以來
見如嬰者豈能以道食人者哉嬰之宗族待嬰而祝其
先人者數百家與齊國之問士待嬰而舉火者數百家
臣為此仕者也如臣者豈能以道食人者哉晏子出仲
尼送之以賓客之禮再拜其辱反命門弟子曰救民之
姓而不夸行補三君而
不有晏子果君子也

晏子聘于魯魯昭公問焉吾聞之莫三人而迷今吾以
魯一國迷慮之不免于亂何也晏子對曰君之所尊舉
而富貴入所以與圖身出所以與圖國及左右偪邇皆
同于君之心者也犒魯國化而為一心魯無與二其何
暇有三夫偪邇于君之側者距本朝之勢國之所以治
也左右讒諛相與塞善行之所以衰也士者持祿游者
養交身之所以危也詩曰芄芄棫櫟薪之櫛之濟濟辟
王左右趨之此言古者聖王明君之使以善也故外知
事之情而內得心之誠是以不迷也



晏子聘于魯魯昭公問曰夫儼然辱臨弊邑竊甚嘉之寡人受貺請問安國衆民如何晏子對曰嬰聞傲大賤小則國危慢聽厚斂則民散事大養小安國之器也謹聽節儉衆民之術也

晏子使晉晉平公饗之文室既靜矣晏以平公問焉曰昔吾先君得衆若何晏子對曰君饗寡君施及使臣御在君側恐懼不知所以對平公曰聞子大夫數矣今迺得見願終聞之晏子對曰臣聞君子如美淵澤容之衆人歸之如魚有依極其游泳之樂若淵澤決竭其魚動流夫往者維雨乎不可復已公又問曰請問莊公與今

孰賢晏子曰兩君之行不同臣不敢不知也公曰王室之正也諸侯之專制也是以欲聞子大夫之言也對曰先君莊公不安靜處樂節飲食不好鍾鼓好兵作武士與同飢渴寒暑君之強過人之量有一過不能已焉是以不免于難今君大宮室美臺榭以辟飢渴寒暑畏禍敬鬼神君之善足以沒身不足以及子孫矣

晏子使于晉晉平公問曰吾子之君德行高下如何晏子對以小善公曰否吾非問小善問子之君德行高下也晏子蹙然曰諸侯之交紹而相見辭之有所隱也君之命質臣無所隱嬰之君無稱焉平公蹙然而辭送再

拜而反曰殆哉吾過誰曰齊君不肖直稱之士正在本朝也

晏子聘于晉叔向從之宴相與語叔向曰齊其何如晏子對曰此季世也吾弗知齊其爲田氏乎叔向曰何謂也晏子曰公棄其民而歸於田氏齊舊四量豆區釜鐘四升爲豆各自其四以登於釜釜十則鐘田氏三量皆登一焉鐘乃巨矣以家量貸以公量收之山木如市弗加于山魚鹽蜃蛤弗加於海民叁其力二入於公而衣食其一公積朽蠹而老小凍餒國都之市屨賤而踊貴民人痛疾或燔休之昔者殷人誅殺不辜僂民無時文

五慈惠殷衆收卹無主是故天下歸之無私與維德之授今公室驕暴而田氏慈惠其愛之如父母而歸之如流水無獲民將焉避箕伯直柄虞遂伯戲其相胡公大姬已在齊矣叔向曰雖吾公室亦季世也戎馬不駕卿無軍行公乘無人卒列無長庶民罷弊官室滋侈道殣相望而女富溢尤民間公命如逃寇讐藥卻脊原孤續慶伯降在皂隸政在家門民無所依而君日不悛以樂惱憂公室之卑其何日之有讒鼎之銘曰昧且不顯後世猶怠况日不悛其竟久乎晏子曰然則子將若何叔向曰人事畢矣待天而已矣晉之公族盡矣胙聞之

公室將卑其宗族枝葉先落則公從之胙之宗十一族
維羊舌氏在而已胙又無子公室無度幸而得死豈其
獲祀焉

叔向問晏子曰齊國之德衰矣今子何若晏子對曰嬰
聞事明君者竭心力以沒其身行不逮則退不以誣持
祿事惰君者優游其身以沒其世力不能則去不以諛
持危且嬰聞君子之事君也進不失忠退不失行不苟
合以隱忠可謂不失忠不持利以傷廉可謂不失行叔
向曰善哉詩有之曰進退維谷其此之謂歟

叔向問晏子曰正士之義邪人之行何如晏子對曰正
士處勢臨衆不阿私行於國足養而不忘故通則事上
使卹其下窮則教下使順其上事君盡禮行忠不正爵
祿不用則去而不議其交友也論身義行不爲苟戚不
同則踈而不悻不毀進於君不以刻民尊於國故用於
上則民安行於下則君尊故得衆上不疑其身用于君
不悖于行是以進不喪亡退不危身此正士之行也邪
人則不然用於上則虐民行於下則逆上事君苟進不
道忠交友苟合不道行持諛巧以正祿比姦邪以厚養
矜爵祿以臨人夸體貌以華世不任於上則輕議不篤
于友則好誹故用于上則民憂行于下則君危是以其

事君近於罪其交友近於患其得上辟于辱其爲生債于刑故用於上則誅行于下則弑是故交通則辱生患則危此邪人之行也

叔向問晏子曰事君之倫徒處之義奚如晏子對曰事君之倫知慮足以安國譽厚足以導民和柔足以懷衆不廉上以爲名不倍民以爲行上也潔于治已不飾過以求先不讒諛以求進不阿久私不誣所能次也盡力守職不怠奉官從上不敢陷畏上故不苟忌罪故不辟下也三者事君之倫也及夫大賢則徒處與有事無擇也隨時宜者也有所謂君子者能不足以補上退處不

順上治唐園考菲履共恤上令弟長鄉里不夸言不愧行君子也不以上爲本不以民爲憂內不恤其家外不顧其身游夸言愧行自勤于飢寒不及醜儕命之曰狂僻之民明上之所禁也進也不能及上退也不能徒處作窮于富利之門畢志于吠畝之業窮通行無常處之慮佚于心利通不能窮業不成命之曰處封之民明上之所誅也有智不足補君有能不足以勞民俞身徒處謂之傲上苟進不擇所道苟得不知所惡謂之亂賊身無以與君能無以勞民飾徒處之義揚輕上之名謂之亂國明君在上三者不免罪叔向曰賢不肖性夫吾每

有問而未嘗自得也

司馬子期問晏子曰士亦有不干

晏子對曰嬰聞之能足以贍上益民而不為者謂之不仁不仁而取名者嬰未得聞之也

叔向問晏子曰世亂不遵道上辟不用義正行則民遺
曲行則道廢正行而遺民乎與持民而遺道乎此二者
之于行何如晏子對曰嬰聞之卑而不失尊曲而不失
正者以民為本也苟持民矣安有遺道苟遺民矣安有
正行焉

叔向問晏子曰意孰為高行孰為厚對曰意莫高于愛
民行莫厚於樂民又問曰意孰為下行孰為賤對曰意
莫下於刻民行莫賤于害身也

叔向問晏子曰嗇吝愛之于行何如晏子對曰嗇者君
子之道吝愛者小人之行也叔向曰何謂也晏子曰稱
財多寡而節用之富無金藏貧不假貸謂之嗇積多不
能分人而厚自養謂之吝不能分人又不能自養謂之
愛故夫嗇者君子之道吝愛者小人之行也

叔向問晏子曰君子之大義何若晏子對曰君子之大
義和調而不緣溪益而不苛莊敬而不狡和柔而不銓
刻廉而不劇行精而不以明汚齊尚而不以遺罷富貴
不傲物貧窮不易行尊賢而不退不肖此君子之大義
也

叔向問晏子曰進不能事上退不能爲家傲世樂業枯槁爲名不疑其所守者可謂能行其道乎晏子對曰嬰聞古之能行道者世可以正則正不可以正則曲其正也不失上下之倫其曲也不失仁義之理道用與世樂業不用有所依歸不以傲上華世不以枯槁爲名故道者世之所以治而身之所以安也今以不事上爲道以不顧家爲行以枯槁爲名世行之則亂身行之則危且天之與地而上下有衰矣明王始立而居國爲制矣政教錯而民行有倫矣今以不事上爲道反天地之衰矣以不顧家爲行倍先聖之道矣以枯槁爲名則世塞政

教之途矣有明上可以爲下遭亂世不可以治亂說若道謂之惑行若道謂之狂惑者狂者木石之槩也而道義未戴焉

叔向問晏子曰何若則可謂榮矣晏子對曰事親孝無悔往行事若忠無悔往辭和於兄弟信於朋友不諂過不責得言不相坐行不相反在上治民足以尊君在下蒞修足以變人身無所咎行無所創可謂榮矣

叔向問晏子曰人何以則可謂保其身晏子對曰詩曰旣明且哲以保其身夙夜匪懈以事一人不庶幾不要幸先其難乎而後幸得之時其所也失之非其罪也可

謂保其身矣

曾子問晏子曰古者嘗有上不諫上下不顧民退處山谷以成行義者也晏子對曰察其身無能也而託乎不欲諫上謂之誕意也上昏亂德義不行而邪辟朋黨賢人不用士亦不易其行而從邪以求進故有隱有不隱其行法士也迺夫議上則不取也夫上不諫上下不顧民退處山谷嬰不識其何以爲成行義者也

梁丘據問晏子曰子事三君君不同心而子俱順焉仁人固多心乎晏子對曰嬰聞之順愛不懈可以使百姓暴強不忠不可以使一人一心可以事百君三心不可

以事一君仲尼聞之曰小子識之晏子以一心事百君

者也高子問晏子曰子事靈公莊公景公皆敬子一若

嬰聞一而嬰之心非三心也且嬰之於靈公也盡復

而不能立之政所謂備全其四支以從其君者也及莊

公陳武夫尚勇力欲辟勝于邪而嬰不能禁故退而禁

處嬰聞之言不用者不受其祿不治其事者不與其難

吾於莊公行之矣今之君輕國而重樂薄於民而厚于

養籍歛過量使令過任而嬰不能

禁嬰庸知其能全身以事君子

栢常騫去周之齊見晏子曰騫周室之賤史也不量其不肖願事君子敢問正道真行則不容于世隱道危行則不忍道亦無滅身亦無廢者何若晏子曰善哉問事君乎嬰聞之執二瀟裾則不取也輕進苟合則不信也

直易無諱則速傷也新始好利則無敝也且嬰聞養世之君子從重不爲進從輕不爲退省行而不伐讓利而不夸陳物而勿專見象而勿強道不滅身不廢矣

襟上第五

晏子臣於莊公公不悅飲酒令召晏子晏子至入門公令樂人奏歌曰已哉已哉寡人不能說也爾何來爲晏子入坐樂人三奏然後知其謂已也遂起北面坐地公曰夫子從席曷爲坐地晏子對曰嬰聞訟夫坐地今嬰將與君訟敢毋坐地乎嬰聞之衆而無義彊而無禮好勇而惡賢者禍必及其身若公者之謂矣且嬰言不用

願請身去遂趨而歸管籥其家者納之公財在外者斥之市曰君子有力於民則進爵祿不辭貴富無力于民而旅食不惡貧賤遂徒行而東畊於海濱居數年果有崔杼之難

晏子爲莊公臣言大用每朝賜爵益邑俄而不用每朝致邑與爵爵邑盡退朝而乘嘖然而歎終而笑其僕曰何歎笑相從數也晏子曰吾嘆也哀吾君不免於難吾笑也喜吾自得也吾亦無死矣崔杼果弑莊公晏子立崔杼之門從者曰死乎晏子曰獨吾君也乎哉吾死也曰行乎曰獨吾罪也乎哉吾亡也曰歸乎曰吾君死安

歸君民者豈以陵民社稷是主臣君者豈爲其口實社
稷是養故君爲社稷死則死之爲社稷亡則亡之若君
爲已死而爲已亡非其私暱孰能任之且人有君而弑
之吾焉得死之而焉得亡之將庸何歸門啓而入崔子
曰子何不死子何不死晏子曰禍始吾不在也禍終吾
不知也吾何爲死且吾聞之以亡爲行者不足以存君
以死爲義者不足以立功嬰豈其婢子也哉其縊而從
之也遂袒免坐枕君尸而哭興三踊而出人謂崔子必
殺之崔子曰民之望也舍之得民

夫及顯士庶人於太宮之坎上令無得不盟者爲壇三
仞埴其下以甲千列環其內外盟者皆脫劍而入維晏
子不肖崔杼許之有敢不盟者戟拘其頸劍承其心令
自盟曰不與崔慶而與公室者受其不祥言不疾指不
至血者死所殺七人次及晏子晏子奉杯血仰天嘆曰
嗚呼崔子爲無道而弑其君不與公室而與崔慶者受
此不祥俛而飲血崔杼謂晏子曰子變子言則齊國吾
與子共之子不變子言戟旣在脰劍旣在心維子圖之
也晏子曰劫吾以刃而失其志非勇也回吾以利而倍
其君非義也崔子子獨不爲天討乎詩云莫莫葛藟施

於條枚愷悌君子求福不回今嬰且可以回而求福乎
曲刃鉤之直兵推之嬰不革矣崔杼將殺之或曰不可
子以子之君無道而殺之今其臣有道之士也又從而
殺之不可以爲教矣崔子遂舍之晏子曰若大夫爲大
不仁而爲小仁焉有中乎趨出授綏而乘其僕將馳晏
子撫其手曰徐之疾不必生徐不必死鹿生於野命縣
于厨嬰命有繫矣按之成節而後去詩云彼已之子舍
命不渝晏子之謂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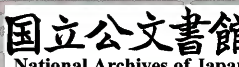
景公使晏子爲東阿宰三年毀聞於國景公不說召而
免之晏子謝曰嬰知嬰之過矣請復治阿三年而譽必

聞於國景公不忍復使治阿三年而譽聞於國景公說
召而賞之景公問其故對曰昔者嬰之治阿也築蹊徑
急門閭之政而淫民惡之舉儉力孝弟罰偷窳而惰民
惡之決獄不避貴強惡之左右所求法則子非濫則否
而左右惡之事貴人體不過禮而貴人惡之是以三邪
毀乎外二讒毀于內三年而毀聞乎君也今臣謹更之
不築蹊徑而緩門閭之政而淫民說不舉儉力孝弟不
罰偷窳而惰民說決獄阿貴強而貴彊說左右所求言
諾而左右說事貴人體過禮而貴人說是三邪譽乎外
二讒譽乎內三年而譽聞于君也昔者嬰之所以當誅

者宜賞今所以當賞者宜誅是故不敢受景公知晏子
賢廼任以國政三年而齊大興晏子治東阿三年景公
召而數之曰吾以子為
可而使子治東阿今子治而亂子退而自察也寡人將
加大誅於子晏子對曰臣請改道易行而治東阿三年
不治臣請死之景公許於是明年上計景公迎而賀之
曰甚善矣子之治東阿也晏子對曰前臣之治東阿也
屬託不行貨賂不至陂池之魚以利貧民當此之時民
無飢君反以罪臣今臣後之東阿也屬託行貨賂至并
重賦歛倉庫少內便事左右陂池之魚入于權宗當此
之昔飢者過半矣君迺反迎而賀臣愚不能復治東阿
願乞骸骨避賢者之路再拜便僻景公迺下席而謝之
曰子疆復治東阿東阿者子之東阿也寡人無復與焉
景公與晏子立于曲潢之上晏子稱曰衣莫若新人莫
若故公曰衣之新也信善矣人之故相知情晏子歸負
載使人辭于公曰嬰故老耄無能也請毋服壯者之事

公自治國身弱於高國百姓大亂公恐復召晏子諸侯
忌其威而高國服其政田疇墾辟蠶桑黍收之處不足
絲蠶於燕牧馬于魯其貢入朝墨子聞之曰晏子知道
景公知窮矣晏子相景公其論人也見賢而進之不問
君所欲見不善則廢之不辟佞所愛行已
而無私直言而無諱有納書者曰廢置不周於君前謂
之專出言不諱於君前謂之易專易之行皆則君臣之
道廢矣吾不知晏子之為忠臣也公以為然晏子入朝
公色不悅故晏子歸備載使人辭曰嬰故老悖無能毋
敢服壯者事辭而不為臣退而窮處東畔海濱堂下生
藜藿門外生荆棘七年燕魯分爭百姓惛亂而家無積
公自治國權輕諸侯身弱高國公恐復召晏子晏子至
公一歸七年之祿而家無藏晏子立諸侯忌其威高國
服其政燕魯貢賦小國
昔朝晏子沒而後衰

景公之時饑晏子請為民發粟公不許當為路寢之臺



晏子令吏重其賃遠其兆徐其日而不趨三年臺成而民振故上悅乎游民足乎食君子曰政則晏子欲發粟與民而已若使不可得則依物而偶於政

景公登東門防民單服然後上公曰此大傷牛馬蹄矣夫何不下六尺哉晏子對曰昔者吾先君桓公明君也而管仲賢相也夫以賢相佐明君而東門防全也古者不為殆有為也蚤歲溜水至入廣門即下六尺耳鄉者防下六尺則無齊矣夫古之重變古常此之謂也

景公遊於壽宮睹長年負薪者而有饑色公悲之喟然歎曰令吏養之晏子曰臣聞之樂賢而哀不肖守國之本也今君愛老而恩無所不逮治國之本也公笑有喜色晏子曰聖王見賢以樂賢見不肖以哀不肖今請求老弱之不養鰥寡之無室者論而共秩焉公曰諾于是老弱有養鰥寡有室

景公探雀殼殼弱反之晏子聞之不待時而入見景公公汗出惕然晏子曰君何為者也公曰吾探雀殼殼弱故反之晏子遂巡北面再拜而賀曰吾君有聖王之道矣公曰寡人探雀殼殼弱故反之其當聖王之道者何也晏子對曰君探雀殼殼弱反之是長幼也吾君仁愛曾禽獸之加焉而况于人乎此聖王之道也

景公睹嬰兒有乞於塗者公曰是無歸夫晏子對曰君存何爲無歸使吏養之可立而以聞

景公正晝被髮乘六馬御婦人以出正閨則跪擊其馬而反之曰爾非吾君也公慙而不朝晏子睹裔欵而問曰君何故不朝對曰昔者君正晝被髮乘六馬御婦人以出正閨則跪擊其馬而反之曰爾非吾君也公慙而出反不果是以不朝晏子入見景公曰昔者寡人有罪被髮乘六馬以出正閨則跪擊馬而反之曰爾非吾君也寡人以天子大夫之賜得率百姓以守宗廟今見戮於則跪以辱社稷吾猶可以齊于諸侯乎晏子對曰君

勿惡焉臣聞下無直辭上有隱君民多諱言君有驕行古者明君在上下多直辭君上好善民無諱言今君有失行則跪直辭禁之是君之福也故臣來慶請賞之以明君之好善禮之以明君之受諫公笑曰可乎晏子曰可於是令則跪倍資無征時朝無事也

景公飲酒夜移于晏子前駟欵門曰君至晏子被玄端立于門曰諸侯得微有故乎國家得微有事乎君何爲非時而夜辱公曰酒醴之味金石之聲願與夫子樂之晏子對曰夫布薦席陳簠簋者有人臣不敢與焉公曰移于司馬穰苴之家前驅欵門曰君至穰苴介冑操戟

立于門曰諸侯得微有兵乎大臣得微有叛者乎君何爲非時而夜辱公曰酒醴之味金石之聲願與將軍樂之穰苴對曰夫布薦席陳簞簋者有人臣不敢與焉公曰移於梁丘據之家前驅欵門曰君至梁丘據左操瑟右挈竽行歌而出公曰樂哉今夕吾飲也微彼二子者何以治吾國微此一臣者何以樂吾身君子曰聖賢之君皆有益友無偷樂之臣景公弗能及故兩用之僅得不亡

晏子侍于景公朝寒公曰請進暖食晏子對曰嬰非君奉餽之臣也敢辭公曰請進服裘對曰嬰非君茵席之臣也敢辭公曰然夫子之於寡人何爲者也對曰嬰社

稷之臣也公曰何謂社稷之臣對曰夫社稷之臣能立社稷別上下之義使當其理制百官之序使得其宜作爲辭令可分布于四方自是之後君不以禮不見晏子晏子飲景公酒令噐必新家老曰財不足請斂于氓晏子曰止夫樂者上下同之故天子與天下諸侯與境內大夫以下各與其僚無有獨樂今上樂其樂下傷其費是獨樂音也不可

晏子飲景公酒日暮公呼具火晏子辭曰詩云側弁之俄言失德也屢舞僂僂言失容也既醉以酒既飽以德既醉而出竝受其福賓主之禮也醉而不出是謂伐德

賓之罪也嬰已卜其日未卜其夜公曰善舉酒祭之再拜而出曰豈過我哉吾託國于晏子也以其家貨養寡人不欲其淫侈也而况與寡人謀國乎

晉平公欲伐齊使范昭往觀焉景公觴之飲酒酣范昭曰請君之棄罇公曰酌寡人之罇進之於客范昭已飲晏子曰徹罇更之罇解具矣范昭佯醉不悅而起舞謂太師曰能爲我調成周之樂乎吾爲子舞之太師曰冥臣不習范昭趨而出景公謂晏子曰晉大國也使人來將觀吾政今子怒大國之使者將柰何晏子曰夫范昭之爲人也非陋而不知禮也且欲試吾君臣故絕之也

